

江湖帥哥

陸小瘋(臺灣)

新作品

新風格

新趣味

第二冊

江湖師哥

陸小瘋「臺灣」著

新登(京)字第 150 号

责任编辑:冀劼

封面设计:日月

江湖帅哥

(台湾)陆小斌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南京江宁彩色印刷厂 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

900 千字 44.5 印张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104-00629-X/I·275

定价:29.80 元(全五册)

十三

索命人眼光一扫，分明已空出一两张桌子，偏要走向坐有两个华服青年的桌前，冷声喝道：“滚！”

这两个小伙子也不是省油灯，闻声神情一变，习惯性地手按剑柄，已蠢蠢欲动。

其中一人问道：“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索命人似乎存心找碴，手一指道：“你们！”

另一个小伙子不甘示弱道：“耶，这又不是你家的客厅，可以随便下逐客令！”

索命人脸色一沉道：“小子，你的胆子倒不小，可惜胆大的人都比较早死，尤其是遇上我老人家！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两个小伙子昂然齐声道：“阴阳双剑！”

索命人冷森森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们就一起死！”话声甫落，双臂一拍，已向两人迅疾抓去。

同桌的其他人，早已吓得纷纷起身离座。两小伙子却在霍地站起时，剑已出鞘，双双挺剑刺出。

眼看两把利剑就要刺中索命人，只见他双手向外一拨，竟将两个小伙子连人带剑荡了开去。

附近几桌的人急忙起身躲开，以免遭到池鱼之殃，但又舍不得离去，以免错过这场难得一见的精彩好戏。

阴阳双剑在江湖上也不是无名之辈，竟被人家徒手轻

轻一拨，就双双冲跌开去。要不是伸手扶住桌边，非摔个元宝翻身不可，脸上实在有点……，根本就挂不住啦！

疾喝声中，双双回身抢攻，一口气连连刺出七八剑。出剑之快，看出身手不弱。

索命人连脚步都未移动，也未用兵器，只凭一只鸟爪似的枯手，连封带拆，左拨右荡，竟使两把利剑近身不得，显然武功更高了一筹。

杜小帅看在眼里，心知阴阳双剑最多不出十招，就要遭殃了，眼珠子一转，向老叫化眯眼邪笑：“老哥哥，这两边的人，那一边比较正派？”

李黑道：“两边都称不上正派，只是阴阳双剑比较没有什么不良纪录，索命人则是嗜杀成性。怎么，小兄弟，你又想当鸡婆了？”

杜小帅伸手弹了弹耳朵，笑而不答。眼见阴阳双剑又连攻七剑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就在第八剑双双正待刺出时，只听索命人疾喝声中，双手倏地一分，两柄剑已被他震飞。

老家伙武功确实高出两个小伙子甚多，几乎是双手震飞两把利剑的同时，人已欺身而上，双手一翻，十指箕张，以“鹰爪功”分向阴阳双剑当胸抓去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电光石火之际，一道寒芒刺来，逼使索命人撒手暴退。

定神一看，面前已站了个华服少年，正是那喜欢当鸡婆的杜小帅。

索命人不由地怒问道：“小子，你也想凑热闹？”

杜小帅揉了揉鼻头，一脸潇洒地捉笑：“没这个兴趣！只是你已经赢了，还要置人于死地，太没水准了吧！”

索命人不屑道：“没水准？你算哪棵葱，快报上名来，让我老人家知道杀的是谁！”

小伙子昂然挺胸，很拽地道：“杜小帅便是在下！”

索命人轻蔑道：“杜小帅？没听过江湖上有这一号人物，别说你是小帅，就算是大帅，我老人家也照样送你上西天！”

狂喝声中，已揉身欺近，双手暴伸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小伙子抓来。

杜小帅不敢轻易施展“玄天三剑”，只以师父所传授的独门剑法，挺剑由下向上一挑，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直取索命人心窝。

由于他这一剑是后发先至，去势实在太快，索命人虽先出手，也来不及封挡，只得又来个向后暴退，不由地赞了声：“好剑法！”

杜小帅道：“你娘咧！两次都未刺中你，还好剑法，好你妈啦！如果你真想见识见识，什么才叫好剑法，我就换一套新鲜的，让你开个眼界吧！”

李黑怕他施展“玄天三剑”，急忙干咳两声，引起小伙子的注意，再暗以眼色阻止。

索命人根本不用会那老叫化，双目瞪着比阴阳双剑更年轻的小伙子，脸上不露丝毫表情，冷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的剑法实在很高明，虽然火候差了些，倒是我很少遇见的好

手，真教我老人家舍不得杀你。因为象你这么年轻的剑术高手，太不容易遇上了。”

杜小帅故意俏皮惹笑：“多谢老人家不杀之恩啦，可是，我倒很想杀你呐！你舍不得让我杀呢？”

索命人嘿然冷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很好！看样子咱们两人之间，总得有一个被杀，但绝不是我！”

杜小帅模仿他的说话腔调道：“我相信绝对是你！”

有几个沉不住气的老兄一听，刚笑出声，被索命人的凌厉目光循声一扫，顿时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乱弄一把的。

索命人冷哼一声，从容不迫地，从怀中取出一双金色手套，戴上了两手，很是得意地翻来覆去欣赏着。

杜小帅笑嘻嘻地道：“对！戴上手套比较好，阁下那双‘富贵手’实有很不好看！”

索命人好象在故意向所有人炫耀，振声道：“小子，你也太没见识啦，这手套是用‘万年玉蚕’吐出的丝织成，你手中纵然是断金削玉的利剑，也损伤不了它分毫。我老人家一向很少用它，只因你小子手中所持的，很象那柄‘断魂剑’，所以我才亮出来，你实在很够面子，很拉风啊！”

杜小帅猛搔耳后，憋想：“这老家伙很不简单，居然一眼就看出，我手上是干娘送的‘断魂剑’，对他倒是不能大意，必要时……”

忽听阴阳双剑之一道：“这位阿兄，事由咱们而起，这老匹夫还是交给咱们来料理吧！”

杜小帅笑了笑：“二位不必跟我抢生意啦，人说姜是老的辣，在下最爱吃辣了，正对我胃口嘛。”

双剑的另一人道：“如此咱们就替这位阿兄掠阵吧！”

说罢双双一抱拳，退开了一旁，各自将被震飞的剑拾起。

索命人走上一大步：“小子，希望你能多支持一会儿，毕竟象你这样对我老人家胃口的对手很难遇上，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了，未免太可惜了。”

杜小帅黠笑道：“没问题，我会让你满意的！”

索命人又是一声冷哼，双手缓缓提起，只见金光闪闪，却平举在胸侧凝而不发。

杜小帅也抱剑而立，两眼凝视着对方。

他们如同两尊石象，一动也不动，使得众人都受了影响，个个凝神屏息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仿佛已暂时停止呼吸。

空气中布满杀气！

强大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笼罩了整个大厅，震慑住每一个人……

大家都看出，双方只要一发动，即将是立判生死的一击，也许根本没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。

沉寂中，突见索命人欺身暴进，一道金光直射杜小帅面门。

小伙子微觉一凛，不闪不避，断魂剑一挺，迎向射来的金光刺去。

只听一片“叮叮当当”，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。杜小帅刺出的一招三式，全被索命人封住，同时左手趁势劈出。

杜小帅急以“幽灵十八扭”，身形微晃，扭避了开去。使索命人一掌走空，劈中他身旁的木桌。

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木桌已被劈成四分五裂，碎木片四下飞射。几个倒霉的家伙，逃命不及被击中，顿时血流如注，仿佛被流矢射中，鬼叫连天的。

哇噻！老家伙这一掌的威力，还真是在是有够猛的！

杜小帅心中暗自一惊，惟恐其他人再遭鱼池之殃，突然身形暴退，一个飞旋，将格窗撞破飞射出去。

索命人大喝一声：“那里逃！”也飞身射出。

一到外面，只见小伙子已回身站定，好整以暇地在等着他跟出来了。

索命人脚一落地，身形又倏地拔起，好象脚尖上装有弹簧似的，直向小伙子扑去。

老家伙已发了狠劲，凌空疾扑，随着口中发出的狂啸，两条长臂暴伸，势如饿虎扑羊。

杜小帅却以静制动……

迅速从客栈涌出的那些人，尚未看清楚，双方已一合即分。只见小伙子肩上捩了一掌，踉跄连退两大步，却突然一个倒翻，剑从胁下反手刺出，正是“玄天三剑”中的第二式“扭转乾坤”。

索命人只觉小腹一凉，已被断魂剑刺中。

小伙子虽手下留情，将剑刺偏了些，距离致命的“气海穴”偏左两寸，但已使老家伙吓得呆住了，以为自己这下稳死了。

杜小帅强忍肩上剧痛，起疯地：“你娘咧！你还赖着不走，是不是还想撻上一剑？”

索命人这才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还活着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掉头就飞奔而去。

这是他出道以来，第一次想到逃命，过去都是他以看人逃命为乐，追上去再取人命，那才过瘾，但这次他逃得却绝不比任何人慢，甚至可媲美杨小邪的“跑功”！

转眼之间，老家伙已没命逃开去啦！

李黑飞身惊至小伙子身旁，紧张地急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受伤了？”

杜小帅的脸色苍白，强忍着肩上的火辣辣剧痛，龇牙裂嘴地道：“没事，一掌换一剑，这买卖没亏本，很合算。”

阴阳双剑忙上前双手一拱，由其中一人发言道：“阿兄真了不起，居然连索命人都不敌吓跑了，实在令人敬佩！”

杜小帅苦笑一声，眨眼道：“吃瓜子赔唾沫，我也没白饶啊！”

双剑中另一人又抱拳道：“多谢阿兄解危救命之恩，在下是阴剑韩森，他是阳剑雷行。以后若有用得着阴阳双剑之处，但凭阿兄吩咐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”

杜小帅笑得甚惹人：“不用这样客气啦，小事一桩，二

位大哥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老叫化一向不拘小节，呵呵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别文诌诌的了。被那老王八一搅和，老叫化的酒兴都没了，还得重新培养，咱们进去吧！”

那些跟出来的江湖人物，见没戏可看了，也纷纷回进客栈里。一面继续吃喝，一面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议起来。

索命人的来头极大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。而杜小帅是从那里冒出来的，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过，所以谈论的话道，不外是互相探听，想知道这小伙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的？

这时已空出好几张桌子，大家不必太挤。杜小帅、李黑和阴阳双剑四人，选了张空桌坐下，各据一方。

阴剑韩森召来伙计，重新点了酒菜，打算作个小东道，向杜小帅聊表谢意。

那知杜小帅已掏出张银票，递给伙计道：“刚才打烂的桌椅和碗盏，还有咱们吃的喝的，全算在我帐上。这一百两先拿去，不够回头再算。”

伙计忙恭声道：“够够够，太多了……”

杜小帅象个凯子一样地潇洒挥挥手道：“多下的就赏给你吧！”

伙计连声谢着退去，阳剑雷行过意不去道：“帅兄，事由咱们而起，要赔也得由咱们赔，怎么好意思……”

杜小帅瞟眼逗惹道：“小意思，下回算你们的好了。”

阴阳双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由韩森发言道：“帅兄，咱们可否交个朋友？”

杜小帅呵呵笑起来：“咱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！”

雷行大喜，双手一拱，豪笑道：“能交上帅兄这样的朋友，咱们真是三生有幸！”转向老叫化道：“尚未请教这位老前辈……”

李黑笑道：“老叫化上李下黑，李白八杠子捱不着边的亲戚，李黑是也！”

阴阳双剑齐齐一怔，忙抱拳道：“原来是‘醉龙丐’李老前辈，失敬！失敬！”

杜小帅大为捉狭道：“老哥哥，还是你罩得住，我就是雇了人打鼓，沿街高呼我的名字，恐怕也没人知道我是谁啊！”

李黑哈哈大笑道：“那可不见得，至少那位索命人，已经知道你是谁了，而且铁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！”

杜小帅装出一副烦恼表情，瘪笑道：“那我的耳根就要天天发烧了！”

老少几人齐声笑了起来，刚好酒菜送上了桌。

雷行忙抢过酒壶，将各人面前的空杯一一斟满，举杯道：“咱们今晚能与李老前辈和帅兄同桌，而且交上了朋友，真是不虚此行，来，先敬二位一杯！”

四人一起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雷行又忙着斟酒。

老叫化这几天担心随时发生事故，尽量克制自己，不敢开怀畅饮，只是意思意思而已，忍到现在都快“抓狂”了。

酒一到面前，他谁也不敬，端起来，朝张开的大嘴一

泼，问道：“二位此来，想必也是为了‘钱塘江血龙’吧？”

韩森低声道：“不满李老前辈和帅兄，在今晚之前，咱们自以为凭阴阳双剑，虽不是天下无敌，至少也没几个人能敌得过咱们。所以此来钱塘江，充满信心，认为志在必得，那条血龙非咱们莫属。

可是，只限索命人一交手，就试出根本差得太远了。再看了帅兄神乎其技的剑法，就更知道没戏可唱啦。刚才咱们已经决定放弃，充其量只留看看热闹。”

雷行附和道：“对！如果帅兄也是为此而来，咱们愿意充当帅兄的助手。虽然咱们的武功差劲，派不上用场……”

突然把上身倾向前，轻声道：“咱们手头，有张五百年前，‘钱塘江血龙’入江出海行经的路线详图，可以判断出它这次出现的确实地点，不致到处乱撞，至少可抢个先机！”

杜小帅奔笑地：“啊哈！好极了，只要能得手，在座的都有份，龙血大家喝，反正血很多嘛！”

老叫化和阴阳双剑也喜形于色，心花怒放，大家一高兴，便开怀畅饮起来。

一直喝到深夜，老叫化才只有三分醉意，三个年轻小伙子却已醉倒啦。

※ ※ ※

钱塘江走于黄山，仙霞岭之间，由海宁经杭州湾出

海。

江口似一漏斗，海潮涌入时，巨浪翻腾，汹涌澎湃，声势极是骇人，是一处极壮观的天险，平时就常有人为看海潮而来。

今夜，月色分外明亮，正是中秋佳节之夜。

海潮似比往年更见汹涌，如万马奔腾，排山倒海地一波波冲来。

奇怪的是，赏月观潮的游客一个也不见。

难道大家都已听到风声，盛传“钱塘江血龙”今夜将出世，天下武林，以及江湖上的各路人马，将为争“龙”，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！

是人与人争？还是人与龙斗？

从天未黑开始，各路人马早已到达，各自据守在暗处，密切注意江面上的动静，也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。

初更未到，钱塘江入口的两岸，已是人影幢幢，到处都是守伏的各路人马了。

杜小帅、李黑和阴阳双剑四人，却是与众不同，并不鬼鬼祟祟行动，大摇大摆的到处晃着好象故意“明目张胆”似地，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来啦！

更令人用肚脐也想不通的是，他们为何选了那目标最明显，地势又最险峻之处。

杜小帅早已穿上一身黑色紧身水靠，外面仍然罩上华服，来个“深藏不露”。腰间系妥“辟水珠”，手提断魂剑，怀藏“心匕”，作为了一切准备。

他将其他的東西，全部包成個小包，交給老叫化，萬一有所不測，成為“壯士一去不復還”，就轉交給干娘柳苔青，再請她日後去九華山接女兒時，再交由師父神駝子處理。

雖然老叫化對小伙子满怀信心，但總得以防萬一，使他覺得杜小帥好象在交待後事，心裡不免有些“刺察”（不安）。

事實上，任誰都知道，“錢塘江血龍”不易得手。它活了一兩千年，已通靈性，可以想象得出有多“九怪”（難對付）。

現在已是事在必行，而且杜小帥志在必得，誰也不想攔阻他，也阻止不了。

李黑惟有真誠地道：“小兄弟，千萬小心，萬一情況不對，就不要太勉強。反正你年紀輕，不一定要靠血龍，照樣能成為天下第一高手。”

杜小帥聳了聳肩，不在意地道：“老哥哥，謝謝你的忠告啦。但我並不是為了自己，也並沒有想成為天下第一高手的野心，只是……只是我曾答應一個人，非為她取到龍血不可！”

李黑追問道：“那個人是誰？”

杜小帥想起唐雲萍，俊臉上不由地一紅，幸好天黑不易察覺，否則可真是羞死人了。他只是笑了笑，嘴巴閉得緊緊的。

李黑見狀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我猜一定是個女的！”

杜小帅被老叫化说中，只好微微点了下头。

李黑又道：“她很美，对吗？”

杜小帅仍然点了下头，贼兮兮的笑着。

李黑禁不住好奇地追问道：“她须要龙血干嘛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道，爱说不说地：“治病嘛。”

老叫化不便打破锅问到底，便从大竹篓里，取出带来的酒和菜，四个人围坐地上吃喝起来。

杜小帅四周望了望，问道：“老哥哥，东海那么大，那条龙为什么每隔五百年，要跑到钱塘江来？”

老叫化尚未开口，韩森已回答道：“据传说，钱塘江是它的老家啊！”

雷行补充道：“也有传说，它是一条千年巨蟒变的……”

于是，四人边吃边聊，述说着有关“钱塘江血龙”的各种传闻。

杜小帅从未涉足江湖，师父以前也未提及过，自是听得津津有味，好象在听人“讲古”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二更时分了。

月到中秋分外明，虽然带点心理作用，每个月的十五，月亮都比平时又圆又亮。但事实上，因为秋高气爽，夜空如洗，万里无云，看起来月亮自然特别明亮。

可是，今夜高悬在钱塘江上空的皎月，却又与往年不太一样。它给人的感觉，不似往年的皎洁柔和，看上去怪怪的，有种令人不安的凄凉和恐惧，仿佛它会突然自天空

坠落，与地球相撞，同归于毁灭！

这大概又是心理作用吧？

一种无法解释的征兆，突然袭上每个人的心头，使大家都不自觉地紧张起来，凝神屏息，注视着江面。

静！静……

江面上风平浪静，静的无声无息，静如止水。

突然间，天空响起一声霹雳，雷电交加。刹时狂风大作，江中巨浪翻滚，势如排山倒海，万马奔腾。

莫非是“龙”在作怪？

五百年前的景象，究竟是不是这样，没有人见过，谁也无法确定这是“龙”将出现的征兆。

但这惊天地，泣鬼神的奇异景象，已使所有人忘了恐惧，纷纷从藏身的暗处走出，涌向了江边。

远远望去，整个江面如同锅里烧开的水在沸腾，翻滚，汹涌……

蓦地，江中出现个百万丈方圆的巨大漩涡，便在漩涡中心，先是升起一团雾气，接着喷射出一道水柱，冲起数十丈高，看去如同鲛鱼喷水，但喷得更高更势急。

这种奇异的景象，令人叹为观止，足足持续了约一盞热茶时间，才逐渐消散。

终于，雾气弥漫中，江心缓缓有啥玩意升起……

哇噻！竟然是颗龙头！

仅是龙首就有足足十丈以上，它的身躯更可想而知，有够无法想象的巨大了。